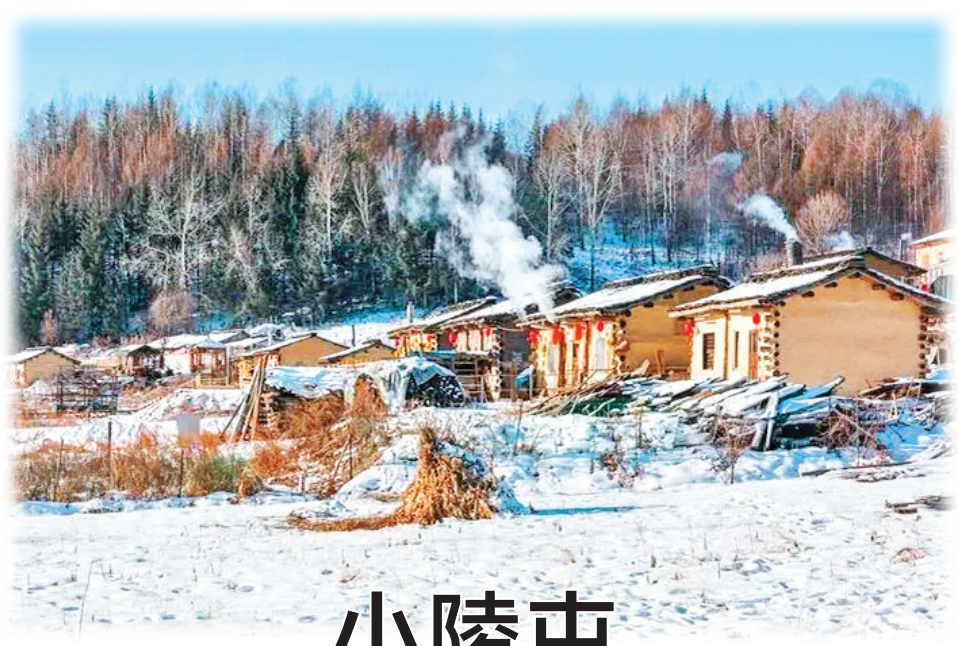
达州晚报
都市慢生活
凤凰山
星期五
2024年1月12日
□主编:郝　良
□编辑:罗烽烈
□美编:杨蕙菱
巴山夜雨
邮箱:3213456266@qq.com
07版



小陵屯

史春培(吉林)

儿时跟着父亲出远门,有陌生人问我家住哪里,我会大声说“小陵屯”。小陵?那人满脸疑惑。父亲就此对我说,这个世界很大,我们的小陵屯太小,就像茫茫森林中的一片绿叶。后来再有人问我家住哪里,我会把父亲教我的“我家住在吉林省双辽县柳条乡小陵村”这句话一口气背到底儿。

我所生活的村庄有四五十户人家,攀来绕去的都是亲戚。走在路上遇到,按照辈分叫上一声“大爷”“老姑”,问候一句“吃了没”“溜达啊”就诠释了一份尊重和关心。留在村里的人大都靠种地为生,庄稼就是他们的命根子。他们跟着节气的脚步一天天撵着时光,一年年追着岁月。他们敬畏苍天,也敬畏雨水。在四季的章节里,讨生活,过日子。他们不喜欢深奥的道理,只乐衷于真实的存在。庄稼拔节了,他们欢心,母猪下崽了,他们快慰。黎明一只鸡叫,全村的鸡都跟着叫;夜里一条狗吠,全村的狗都跟着吠。谁家有了事,全村人都会火急火燎地赶过去,红事儿就陪着笑,白事儿就跟着哭。一大屯子人围拢在一起,彼此的心里就都有了着落,有了依靠。

村庄的土地平整辽阔,辽河水的分支就着地势蜿蜒出不一样的流径,将田地分割成一个又一个局部,打好的田垄就那么挤挤挨挨地凑在一起,张家九条垄之后紧挨着王家八条垄,然后又是李家的,彼此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印记,土质都一样的松散,垄台都一样的均匀,可就算是几岁的娃娃也会在茫茫一片绿意中找到自家的田地。我曾一度怀疑这土是不是附加了某一户人家的气息,否则,如何分辨得那么准确?小时候常听老人说“十年九涝,不离河套”。是因为家乡的黑土地旱涝保收吗?还是因为辽河水里总有鲜活的鱼可以打捞?现在想来是两者兼而有之吧。

赶上农忙,母亲便会带我一起去田间劳作。记忆里的春天,父亲在前面刨坑,我跟在父亲的镐头后面播种,母亲跟在我的后面培土。每次播种前,母亲都会反复叮嘱我“点种的时候千万不要糊弄,你糊弄了一时,耽误的可是一年的收成。”母亲朴实的话语让我深深意识到:我掌控的不仅仅是一颗种子的命运,还有整个家庭的喜乐,所以豁然间就有了一种无以言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每当遇到有风的天气,我会把腰猫得很低,恨不能贴到地面上,把种子合适安放,就像安置自己一份渺远的希望。总有一天,我也要归于泥土,我敬它滋养了苍生,更畏它隔着前世今生。

在家乡,雨的来临是有次第的。第一个雨点儿通常是打在并不宽大的门窗玻璃上,声音急切而果断,近乎是奏乐的起板。接着,窗下的酱缸,屋檐下的石砖,连同倒扣在外面的铁水桶全都叮叮咚咚、噼里啪啦地跟着响起来。鸡回巢,狗进窝,猪也呆呵呵地趴在软草上不吭声,整个世界只有雨在演奏。如果赶上园子里青菜成熟的时节,母亲会顶着雨水把吊在架子上的老黄瓜、老豆角采摘下来,然后用心清洗干净,把黄瓜去皮、豆角用热水焯过,然后再把它们掺杂在一起剁碎,包饺子或者蒸包子给我们吃。虽然被白面包裹的馅里看不到一丁点儿的肉星,可我们却吃得无比香甜,那里面流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美好心情。

北风凛冽,灶里的炉火却燃得旺兴,整个房间被热气撺掇得温暖如春。亲友们盘腿坐在热炕上,边喝茶水边聊天。说年景收成,论婚丧嫁娶,谈人情往来,讲凡尘琐事。想到哪唠到哪,不用斟酌语言的搭配是否合理,不用掂量语调的拿捏是否合适。这种没有边际的交流往往会使人忘却了时间,忽略了分寸。他们会用融进血脉里、长在骨骼中的独特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。把对叫喂呐,把孩子叫小嘎,把喜欢叫稀罕,把有本事叫尿性,这浓浓的乡音无论何时听到、何处讲起,都觉得厚重、亲切。

村庄的小路是弯曲的,像一首首婉转的歌谣。它们轻轻地行走在大地上,不打扰一株草的成长,也不惊动一颗星的闪耀。它们把身影匍匐在深处,领回一粒粒粮食,领回一声声牛哞,也领回一串串脚步。它起伏在四季的章节里,也绵延在村人的心里,既连接近处,又通向远方。

在这条路上,乡亲们用哭声送走一个个老人,也用笑声迎来一个个生命。跌宕的起伏里,小路见证了一村人的悲欢离合,也目睹了一村人生活的改善。年轻人沿着宽阔的村路涌向城市,奔往想要的生活,老年人站在平坦的路旁守望村庄,享受安静的晚年。红砖垒砌的院墙干净利落,它阻挠了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,也隔绝了亲昵的呼唤。春风里的树木摇曳着它婀娜的身姿,可树下,很难遇见欣赏的目光。飞驰的轿车从路上穿梭而过,笛声过后再难见到疯跑的孩子,一切都空旷起来……

小陵屯养育了我整个的青春时节,村庄的每条小路上都印有我成长的痕迹。曾经的影像虽被岁月甩在身后,可我的心里依然葱茏着熟悉的绿意,依然生长着亲切的温暖。

桐花命

张大斌(四川)

小时候,老家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桐子树,不稀奇,命贱得很。

老家之所以有这么多桐子树,是因为桐子树结出的桐子果能榨出桐油。桐油的用处可广了,就像一家一户的盐巴,一刻也少不得。山区的农村,夜色特别的稠,像一锭墨汁,浓得化不开似的。晚上照明用的灯,叫作桐油灯。把桐油放在一个破碗里,碗里放一根灯草,桐油灯就像一粒炒熟了的蚕豆儿,金灿灿黄澄澄的,把黑得像毛铁一样冷冰冰的夜,烫出一个洞,漏出一丝光来。除了照明,那些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,所有木制的家具,都离不开桐油,要靠它来给这些木制的家具增光添彩。

但这些用途都是大人们的事,我们这些还没有长大的小人儿,只管那一树的果子,是否能够解口欲。桐子果又不能像桃子梨子李子杏子橘子那样填饱肚子,谁稀罕那个呢?我离开老家的时候,甚至连桐花长什么样儿都不记得了。可见我应该是都没正眼瞧过。

有一次,和一个朋友出去逛山。朋友突然问我,读过席慕蓉的《桐花》没?我说,没。然后,她就无限深情地说起了席慕蓉笔下的桐花是如何如何的美。而且,不容分说地在手机上搜索出来朗诵给我听,以证实她所言不虚。

“在幽深的林间,桐花一面盛开如锦,一面不停纷纷飘落……”那一刻,天地是寂静的,只有朗诵《桐花》的声音,如桐花铺满原野山岗。我心里暗叹一声,桐花原来这样美!

于是,我开始留意桐花。可是,到处都是银杏桂花海棠蜡梅等名贵花木的风姿,就是不见当年满山遍野的桐花的影儿。

几年后,我和一群人从一条落寞的山道走过,偶遇一棵花开满树的桐子树,顿生惊喜。这次,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桐花,小巧,玲珑,花朵以白色为主,红色从花蕊小心翼翼地浸染出来,不华丽,不嚣张,而整个山坳,都有了一种特别的美。真的像一盏桐油灯,朴实无华,却点亮了这片被人遗忘的山谷。我们纷纷和它合影,把这美丽的桐花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一起。

我是贪婪的。这些年来,我在山涧来去,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花朵,而我对桐花的思念,藏在心灵的一隅,让我情有独钟。我希望有更多的桐花,让我看到席慕蓉笔下的大美:一边是如锦地绽放,一边是纷纷地落下;而我,正行走在这样的花下。

世间的事一切随缘。今天不经意走进一片正在开发的山林,与我期待的桐花雨竟闯了个满怀。

我舍不得花一分一秒的时间,去认真揣摩这些桐花的美,我怕一不留神,这片桐花林就会从我眼前消失。我也来不及打电话告知朋友我的惊喜,只顾用手机不停地拍照。桐花像一个个五六岁孩子的眸子,天真,纯洁,不容亵渎,在镜头里和我悄悄地眨眼睛。我用一双眼睛注视她,她却用许许多多双眼睛回报我。此时已是黄昏,只有我一个人,但我仿佛听到了桐花开放的声音,如空穴来风般轻盈,曼妙。远处的鸟儿正在归巢,它们停在桐花的枝头上。我看见鸟儿的眼睛和桐花混在一起,也像桐花一样美。鸟儿的声音,是放大了若干倍的桐花开放的声音。一种铺天盖地的美的享受,覆盖着我,让我沐浴新生。

我突然琢磨起桐花的命运来。当桐油珍贵的时候,桐子树是宝贵的。当楼上楼下有了电灯电话以后,桐子树就没人稀罕了。那些曾经给过无数人光明的桐子树,可能都进了农家的灶孔。这正是:有用时当成宝,无用时当柴烧。但是,那些静静生长在无人问津的山坳里的桐子树,躲过了被连根拔起的命运,依然开自己的花,结自己的果。

这就是桐花的命吧!很多人看得见大美,却看不见小美。从桐花身上,我若有所悟: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花开花落,任人评说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